



馮金堂著

紅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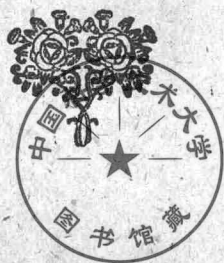
HONGGUNIANG

百花文藝出版社

紅 姑 娘

馮金堂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农民作家馮金堂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八篇。作者从生活出发，刻划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大跃进以来农村的深刻变化。在“紅姑娘”中，描写十三岁的小紅姑娘敢想敢干，在她坚强的意志和辛勤的劳动下，棉花試驗田获得了丰产，并創造出一套植棉經驗。“妯娌之間”通过妯娌之間的家务糾紛，說明了从初級社到高級社、从高級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是出自人民自身的迫切要求，符合广大农民利益的。“刘兴貴”和“吉云老汉”則刻划了大公无私、爱社如家的老农形象。

紅 姑 娘

馮 金 堂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錦州道6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2 1/2 字數46,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4,500

序

郑 紅 文

馮金堂同志最近把他的一些短篇小說，編选成这一本集子。这里收集的八篇作品，除“刘三和秋香”、“刘兴貴”兩篇外，其余几篇都是一九五九年發表的。

解放以来短短的十年間，經過历次社会运动，我們的社会發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根本的改变。馮金堂同志的这些作品，就是热情地歌頌那些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人物和他們的新品質。在“刘兴貴”中，我們看到一个心中沒有一点灰塵，沒有一点私心的老汉。他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揚罢麦，扫罢場，他为了怕剩下的一部分麦子散在地上还潮，也不管打了下工鈴，也不管老伴善意的埋怨，就坚持着“往一塊撂开了”。深夜，他有一点閑空，还把在場上拾来的破繩头打成繩，修理着公家的套。而且为了使套更經用一些，甚至撕碎了自己的破夹袄来修套。“像这样的事，他也不知給社里作了多少”，在他身上透露出农民克服了小农經濟养成的習性，树立了对待

集体事业的主人翁的自觉感。同样的品质也可在“吉云老汉”身上看见。这位老汉对人对事是那样公正无私，一丝不苟，他对年轻的一代又是那样爱护。为了减轻他们的疲劳，他深夜为他们磨镰刀。可是当他发现他们工作粗糙，使社里受到损失时，他却毫不容情地严厉批评：“谁割的也不行。活要是这样做下去，别说吃好面饅，稀糊涂也喝不到嘴里！”看到青年人认了错，他又谆谆告诫说：“照这个样子收下去，每亩地丢十斤，咱队大小麦五百多亩，那就是五千多斤！”“1942年的时候，咱全村要是能有这五千斤粮食，也不会饿死一百多口子！”这种明辨是非，公而忘私的性格，在“刘三和秋香”中的秋香身上，有着进一步的发展。秋香是年轻的一代，她有着青年人的蓬勃的朝气，心直口快，对于不合理的事情，她决不旁观、决不妥协。即使是对最亲近的人——自己的丈夫也是如此。“养蚕姑娘”中的秀芬，就更是一位令人喜爱的形象。她的性格是那样温和而又那么坚韧。这个农村小市镇上的分社门市部的营业员，她热爱她的工作，可是当组织上分配她去学习养蚕的时候，她虽然开始时有些踌躇，但一想到这新的任务的重要性时，她便专心地学习，不久就掌握了新的技术，还帮助同伴获得进步。她开辟了这个地区群众养蚕的工作，发展了生产。由于她总是从党的利益、群众的需要来考虑问题，所以从这个新人物的身上，我们感到一种锐不可当的创造的力量。

馮金堂同志的这八篇作品，绝大部分是构思于1958年

大躍進時期。因此，這些作品就很自然地反映出大躍進的時代風貌。“桂蘭是個巧姑娘”和“木製風力水車”反映了大躍進中農業機械上的技術革新，刻劃了我們這時代人民的堅強的意志和充沛的力量。他們那種敢想敢干的共產主義風格，推動着我們的社會迅速前進。正如文中盧支書對桂蘭的母親說的：“都照桂蘭這樣瘋法，社會主義就建成的快了。”“紅姑娘”中，馮金堂同志更写出了幾個可愛的小姑娘的形象。小紅、小梅、美蘭和秀蘭四個小姑娘種了二畝棉花豐產田，想在從來不種棉花的黃泛區放一個畝產皮棉一百斤的“衛星”。真是初生的犢兒不怕虎，她們的這個高指標遭到一些有着保守思想的人的諷刺，但她們緊緊地依靠黨的支持，終於創造了皮棉高額豐產的成績。她們的這一行動，鼓舞起群眾的生產情緒，也教育了那些思想落后的人，使他們感到：“事物一天天在變：高級社變成了人民公社，沙土地變成了棉花山，自己也應該趕快變新思想。”

這幾篇作品中，馮金堂同志刻劃了大躍進中農民解放了思想，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的精神狀態。並且特別着重寫到婦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解放了婦女的勞動生產力，廣大婦女參加了各種勞動，發揮了她們的聰明才智。像“桂蘭是個巧姑娘”這類作品，不但刻劃了一個光輝的婦女形象，反映了技術革新的業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婦女廣泛地參加社會活動，反映了這種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時代特征，間接地歌頌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而

在“妯娌之間”中，作者就直接地熱情歌頌人民公社了。作者通過妯娌關係的變化，從側面反映了我國農村發展的各個階段的情況，和由於生產關係的變化，人們思想覺悟的提高。這篇作品正是通過人們意識上的革命，反映了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妯娌之間”雖然還有一些不足之處，但是它是一支對於人民公社的熱情的贊歌。

這八篇作品中，我最喜歡“養蠶姑娘”和“妯娌之間”。“養蠶姑娘”中逼真地寫出我們農村同志的工作、生活以及同志、干群之間淳樸的親密無間的關係，農村小市鎮的風貌……，它給我帶來農村生活的回憶。秀芬這個人物刻劃得很可愛，她對工作的熱情、專心，以及她帶有稚氣的談吐，生動地表現出我們農村中一些年輕的女同志的神態。“妯娌之間”那些淳樸的語言所透露出來的濃烈的鄉土氣息，使人很容易進入作品所創造的生活中去。

馮金堂同志這些作品，政治情緒都是飽滿的，都是為政治為生產服務的。這一事實也駁斥了一些修正主義分子反對文藝為政治服務，說什麼文藝為政治服務就會產生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的謬論。例如“妯娌之間”的創作情況，據馮金堂同志談：“公社化之後，農村起了巨大的變化，¹⁴¹新型的幸福的家庭，代替了私有制殘留下來¹⁴²的舊家庭，從前看到的許多家庭糾紛都不存在了，這種嶄新的生活，大大鼓舞了人們的生產熱情，推動了社會發展。但像杜勒斯之流却胡說什麼我們公社化破壞了人們幸福的家庭生活，我寫這篇東西，主要是駁斥這種謬論的。”馮金堂

同志这种創作态度是正确的。我們的許多工农同志都是本着这种战斗的創作态度来写作的。他們对当前的斗争不是抱着旁观等待的态度，更不是指手划脚、信口开河地在一边挑剔缺点，他們所采取的是爱护新生事物，积极热情地歌颂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健全发展的正确态度。他們作为生活中的主人，来保卫这些新事物，投入战斗。这样的文艺正是广大群众所需要的。

馮金堂同志这本集子当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他們正像大树的幼苗，虽然目前枝叶柔嫩，它终于会长成一株冲天的大树的。它虽然还是一株幼苗，却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应该注意到，一个識字不多，写作不久的农民业余作者，能够写出这些作品来，这是一件简单的事嗎？吳雁硬說群众沒有文艺創作的才能，打着“創作需要才能”的幌子吓唬群众，給群众潑冷水，但是，群众的文艺創作之花却仍然要继续万紫千紅地开遍。馮金堂同志这一份成績，也表现了群众創作的才能，給予了那些否定群众創作的反动言論以有力的一击。

看到馮金堂同志最近的一些作品将收集出版，心中非常兴奋。特别使我激动的，是我想起馮金堂同志在創作上成长的过程。馮金堂同志在小时候只上过四年学，一九三八年蔣介石扒开黃河口，造成豫东地区人民严重的灾难，馮金堂同志的家乡正是那灾难中心的著名的黃泛区。自这一年后，他在外边逃荒八年，認識的字都几乎忘記完了，那时候連封信就不会写。解放后开始学习写作，党除了通

过报、刊編輯部对他培养帮助外，他家乡所在地的党委書記、宣傳部长，常和他談当前形势和中心工作，提高他对生活的認識，介紹他看一些重要文章。县委的一些領導同志有时还向他提供建議，告訴他哪些事情應該写，甚至有时还和他一道商量某一篇作品應該怎样来写，帮助他修改。这些帮助不仅是經常的，而且是細致具体的。

群众也很看重这位作家，他們选他为村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的委員。使他能为群众办更多的事情，深入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他的創作。

有了党和群众的培养与支持，加上自己的刻苦学习，他才获得現有的成績。据馮金堂同志自己說：“我初学写作时，也不像这时候有桌椅板凳。因我处是个黄泛区，黄水下去后什么都沒有，連住的都是解放后才有茅草庵，后又盖成房子。耕种地連牲口农具都沒錢买，更沒錢去置桌椅板凳了。写作时，我就用一塊木板，放在腿上写。那时我一个人种有二十五亩多地，虽組織了互助組，生产也是很紧张的。我为了学习写作，不誤互助組生产，夏天他們睡午覺我写稿，下了雨，他們休息我不休息；冬天老写到下半夜，有时笔冻的不下水，我暖暖还写。”有了党的培养，群众的关怀，加上自己的努力，才逐渐提高了他的創作水平。

馮金堂同志这样的情况在旧社会是可以想像的嗎？他能成为一个农民作家嗎？像他那样，輾轉逃荒不填溝壑便是万幸的了。这种奇迹只有發生在解放以后，只有在党的

光輝照耀下，我們才可能看到這樣一株幼苗的成長。從馮金堂成長的事實看，只有在黨的領導關懷照料下，群眾才有可能發揮他們的創造才能。這種才能將匯成為一支巨大的力量，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來改變我們祖國從舊社會因襲下來的一窮二白的面貌。

我們相信，只要馮金堂同志緊緊依靠黨的領導，深入生活，和群眾同甘苦共呼吸，為社會主義生產建設奮鬥，今後他將會不斷地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會有更大的提高。從馮金堂同志這本集子的印行，也使我们感到一支工农群众的創作大軍正在不斷地吸收新血液，正在不斷地發展壯大。會有更多的作者成長起來，有更多的文藝新戰士站起來，熱情地歌唱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祖國的一切新的成就；熱情地歌唱群眾的創造性勞動，鼓舞大家在黨的勝利的紅旗指引下勝利前進！

1959年10月鄭州

目 录

妯娌之間.....	1
养蚕姑娘.....	15
紅姑娘.....	25
桂蘭是个巧姑娘.....	42
木制風力水車.....	47
刘三和秋香.....	58
刘兴貴.....	67
吉云老汉.....	72

妯 娌 之 間

张秀蘭、李月菊妯娌倆，去互助組里干活，上工下工都是走得一般一齐的，到地里也是你追我赶，誰也不願落誰后头。村里都說她倆好的象一个人。

妇女組长秀花，見了王永先老汉就說：“永先叔真有福气，娶兩房媳妇，都象小鸚鵡样，你是咋找的呢？”永先老汉笑哈哈地說：“咱有啥福，还不是共产党領導的好，你也知道大孩子成海，嘴里噙冰冰化不出水来，二孩子成彬說話象个姑娘，地沒地房沒房，誰家有閨女寻咱。”“这倆媳妇，家里地里可真不瓢呀！”“好是都好，成彬媳妇月菊才来，虽沒大媳妇爱說，也怪懂事，可惜沒你孀孀，我又当公公又当婆子，怕領不好。”“人在擱合事在为，看样子她們也不会有啥糾紛。”永先笑笑道：“这个不敢說，过日子比树叶还稠，自己吃饅飯有时还咬自己舌头里！”“就讓有了星星点点的，她們不会往心里擱。”“我也是这样想，看她倆那劲，也許不会鬧翻臉。”永先老汉嘴虽那样說，心里总是怕媳妇不和睦了，人家說是自己不会領，落个老偏向，所以他赶集上会那管是买个針也要买成双的，回到家一人一个。

俗話說“怕處有鬼”。月菊結婚第二年生個小妮，永先想着，有一口人，就得有一口人的衣飯，秀蘭沒孩子，就多分給月菊一個人的棉花。就為這，秀蘭說公爹偏向了，妯娌倆成了言和語不和。

月菊多分一口人的花，秀蘭反對，也是有道理的。原因是土改那年，秀蘭和成海結婚期還差幾天，成海就把秀蘭的戶口介紹過來，把秀蘭這份地分到他家。成彬和月菊結婚，月菊沒帶地。秀蘭想：喂起豬，打起圈，娶起媳婦管起飯。土改過了，雖說興帶地，她娘家離這裡十幾里地，帶來也沒法種。所以就沒講那件事。

月菊一來，四口人分地五口人吃飯，雖成立了互助組，因生產條件差，不是鬧淹就是鬧旱，又加上月菊來時辦喜事，也花一部分錢，手裡就空拉拉的，生活就不寬裕。秀蘭為了娶兄弟媳婦，添幫手，她有婦女病，想治病叫調經生育，就沒敢治，但這事一直壓在心底也沒說啥，一分棉花她可有意見了，說公爹：“人家秋雲沒帶地，吃的糧食都是從她娘家拉來的。月菊把地分給她娘家，吃咱打的糧食，穿衣裳也興叫她娘家破點皮。”“新親戚，他不說給，咱咋說要。”“啥是沒法要，我看是偏向。我還沒來，分地咋叫戶口遷過來啦？”“別說啦秀蘭，再多稱給你幾斤中不中？”秀蘭把剪髮一捫，撲閃着眼皮似笑非笑地說：“我不要，誰都知道顧娘家，象月菊樣，她娘家不說給，自己去要幾斤花也不多，我看是裝迷，總是看咱老伙裡怪有肉嘴。”成海听她撲撲拉拉說很多，拉住秀蘭說：“你就那少說點吧！”“要嘴不是說話，光留着吃饅飯啦，我說話先說得照路，不是給

人家歪攪胡纏。不叫……”她還要說，成海把她拉進屋去。

月菊聽見秀蘭說了很多，心中不自在，要是與她分辯，怕惹人家搗脊梁骨，沒吭聲把花又給公爹送去不要了。倆人雖沒吵嘴，心里却划了一道。

晚上，月菊在燈下做着活，告訴成彬，說秀蘭搗告她沒帶地啦，明天非去到娘家要地不中。成彬慢聲慢氣勸她說：“她說你很對嗎，……”月菊一聽成彬也贊成秀蘭的話，沒等他說完，停住針將辮子往後一甩說：“俺娘家也沒說不叫帶，咱哥咱爹你都說沒法種。這時成了我的短處啦。嫂子那樣說，你也贊成她。”成彬抱着英英晃着說：“我是說老嫂似母，沒有咱媽，不叫她說叫誰說。”“她也不比我大多少。”“總比你早來幾年吧。她愛說，你還能不知道，說過去心里又沒事。”“看她說啥事哩。平常說我別的啥我沒煩過。說我沒帶地我就是聽不下。明天我去向娘家要，不能值不值一張口叫她說我沒帶地。”說着直掉淚。成彬看月菊生氣了，向月菊解釋說：“一半句話，能值得哭，別為這點小事再去驚動你娘家，叫她姥姥跟着生氣，人家聽說了也都不好看。”成彬說着把英英遞給她，微笑着捋了捋月菊的辮子說：“要聽話。我去互助組開會哩！”月菊見丈夫給自己說笑，氣就消了。

永先老漢為這事也坐不住了，喂飽牲口睡不着，看見成彬、成海開互助組會回來，把兩個孩子叫到他屋里說：“我是為了不偏不向，才把棉花這樣分，沒想到秀蘭有意見了。”“爹，你分啥哩！拾掇好，合伙用多好哩！”成海埋怨爹說。成彬也說：“爹，往後這家務雜事你叫她倆商量着辦

吧！常說‘爭着不足，讓着有余’，分薄，賭薄。你也知道，常三家从前在一塊多好，一分开，为了一根小棍鬧的象出了八服一样，也不亲了，那就是怨分的毛病。”永先拔出旱烟袋說：“我也知道分了不好。一輩子怕分家，怕着怕着还是給你伯分开了，那时候穷，沒东西，就因为你弟兄倆，称伯家仨孩子，分地主家一点花，你奶沒按人分，你大娘鬧起来，把家分开了。我想着月菊有小妮，应当多分給她一些，誰知道秀蘭冒这股烟。我看往后時間长着哩，这才是个头，說說她倆不吭啦，一次兩次，時間一久，免不掉就会鬧分家。”他又吃力地吸一口烟說：“我看这次糾紛，主要是秀蘭說月菊沒帶地，听說外边建立了农业社，按劳取酬，成彬，你是个团员，就不会向领导請示一下，咱也成立农业社不中嗎？”

“爹，今晚上开会就是醞釀农业社的事，大家都要求一成立，就叫完全取消土地报酬。”永先磕一磕烟灰說：“那太好了，赶快叫办。”

这年冬，他村一下子建立了高級社，可把王永先高兴透了，两个媳妇也再不說地长地短，成彬当生产队长，他也頂一个强劳力干活，月菊虽有一个小妮，有时把小妮交給刘大娘看着，也挡不住生产。全家四个劳动力，高級社里生产条件也好啦，第一年他全家分了足用的粮食外，还分了二百多塊錢。

手里一富裕，永先老汉想：从前手里空，沒給秀蘭治上病，这时候吃的有，又有錢，得給秀蘭治治病，就給成彬、成海商量。成彬說：“治病是正事，查听查听那里藥好，情去买了。”成海盼孩子，也想叫給她治治，沒好意思說，只說了句“我不管。”就笑着走开了。

一九五七年麦后，月菊又生个孩子。一个吃奶一个刚会玩，孩子挂扯着她，去地生产很困难。公爹想，家里做饭磨磨也离不了人，叫月菊在家做饭带照看孩子。月菊不想在家，只管把孩子撇家去地干一阵子再回来，但是不行，一回来小孩哭得腔哑着，英英不是这里跌破一块皮，就是那里碰烂了。秀兰可怜孩子，说：“月菊你干脆别去地里干活了，把孩子丢搭出病了，还是大人的罪。咱全家也不在乎你做那一点工分。”

月菊不去地干活，不光磨磨做饭不攀扯秀兰，秀兰下地回来，还忙给她端茶，锅也不叫她烧。秀兰就抱着小明、哄着英英玩，吃了饭碗一推就走，一点工也不耽误。妯娌俩看着撮合的还怪好。

秋后队里粘榜一公布工分，队里妇女工分数秀兰最多，月菊最少。月菊脸红了，暗想，要不是自己有孩子，咋着也不会没嫂子的工分多。为这事她很苦恼，但是实际问题又没法解决。心想只要嫂子不说啥，将来孩子离了手脚，我很赶赶就有了。她每天还是做饭，有时候公爹买回来药，她替嫂子煎，秀兰化钱买药她不但不问，自己手里没钱花也没说过什么。

永先老汉看钱都叫秀兰治病花了，怕月菊说闲言，他想着月菊带孩子穿衣裳费，给秀兰买药时，顺便给月菊撕八尺洋布。拿到家里，秀兰问给谁撕的布，永先笑笑道：“月菊的袄去年已经不中了，为了你吃药，她没换新的，钱都花到你身上，我给月菊撕个袄。”秀兰眼皮一扑闪说：“爹，我吃药花钱，没花着她的，她不去地劳动，别人挣了工分养活她，我不说啥她别说啥。”“她可是没说，这是我怕她那

样想。”“那你怕的嫌多些。她不是不說，她覺着她沒做工分也沒臉說。給她送去吧，明天也得給我扯一件。”永先赶紧說：“中，中，就再扯一件。”

秀蘭說話不会小聲，月菊在厨房里听得很清楚，永先将布給她拿去，想想要是不接吧，公爹一番好意，惹公爹生气不說，嫂嫂知道了再来爭执，怕給嫂子鬧别扭，就强笑着接住，把秀蘭說的話压到心里。

大躍进一开始，很多妇女干活都受到表揚，秀蘭挖坑塘也上了黑板报。月菊在家磨磨做飯蹲不下去，叫嫂子在家，秀蘭碗一擱只管走。后来一天三頓不下晌，叫給她往工地捎飯。以前秀蘭还能給她帮点杂活上的忙，这时候秀蘭啥也不管，只管地里劳动，月菊在家里更忙了，有心想給成彬說說她和秀蘭輪流做飯，成彬日夜忙，又总凑不上合适時間。

这天吃过早飯，月菊鍋还没刷好，猪在圈里哼哼等吃食，飼养員老陆跑来叫道：“月菊，牲口你还磨不磨？要不磨了叫小秀家磨。”“磨，刷了鍋就去牽，不磨午飯就沒啥做。”說罢連三赶四洗碗。老陆催促道：“要磨快去牽，不去牽小秀就要牽去。”月菊一听，碗沒顧得擦就跑出厨房。小明在床上哭，英英爬起来就去攆。月菊嚷道：“媽牽牲口去，你攆啥？”“我不……”她一跑，摔倒地上哭开了。月菊忙拐回来拉着英英焦急地說：“大人走一步攆一步，咋不栽死你，为了你，整天把大人拴得死死的。”給英英擦擦泪，拍拍身上土，跑得两个辮子游甩着像个小旋風似的去牛房牽牲口。

月菊套上磨拉着，把猪食倒給猪，又去抱出小明吃奶。这时成彬回来吃早飯，見月菊給孩子吃着奶站那撥磨，叫